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 伏生尙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曰初管蔡畔

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無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

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

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

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即居攝也

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

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言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

尙後皆異而以王爲周公攝王則與今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

侯仲任所引即三家尙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

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當時既權代王位苟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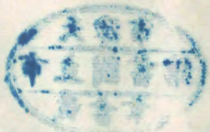
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荀卿

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攝王事用王肅

僞孔謬說以王爲稱成王皆陋妄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弔。今文弗作不割作喪。莽詁云不

言不為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莽詁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惟我幼冲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為義。或當如馬鄭王讀不

少延為句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厭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

。今文弗造哲作不遭。慙格作往。莽詁云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厭服事子未遭其明慙能道民於安况

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雅也大思幼雅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厭服行故事子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

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謹案師古注義多與偽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應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

也此訓洪為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圖天之命義同孫星衍據鄭注康詁乃洪大詁治云周公代成王詁以為此亦代

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又訓洪為逆經同訓異義皆失之造今文尙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莽詁用今文作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今文已作熙。莽詁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歎辭段玉裁說此今文

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

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

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為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

承高皇帝所受命為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詁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敷字但作

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為奔走傳為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

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為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受命也

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于

。今文閉作比下無于字。莽詁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

公段玉裁說此卽經之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用益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益王遺我大寶龜

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于字今文尚書無之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或疑于字在閉字上皆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予不敢閉于即予不敢閉乎說皆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莽意莽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承上傳近奉承高皇帝所授命而言前人當即謂高皇帝莽自謂不敢比高皇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家之意亦必以為周公云傳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予不敢比于文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即真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之說莽不敢比前之周公公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宬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莽誥云天降威明用宬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太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卽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宬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義如此命者大命漢書作卽命居攝踐阼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擲廊衛在鎬京之東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二**  
**三**

亦當以鎬京爲西土莽以口爲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經亦必以日爲管叔羣弟之言謂羣叔流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也大難蓋指公將不利于孺子之事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孫星衍說紀蓋今文作犯形相近錫瑞謹案據莽誥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今文家說如是不以越茲蠢連上文爲義莽謂翟義造爲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劉信起兵之意則今文家說經亦必謂管蔡造爲西土有大艱之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云管蔡挾祿父曰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誥斷句皆誤遂於莽所引今文皆不得其解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文疵作咎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讀與疵同右讀曰祐俞樾說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日與上

○莽誥云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國有些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讀與疵同右讀曰祐俞樾說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日與上

文卽命曰同乃天段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鄙  
當作右說文尙部音青也青部青愛清也音爲青卽爲愛清故莽  
詰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音聲右聲據段  
氏說文同在古音弟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  
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音我同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  
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復也卽可以說此經矣錫瑞謹案俞  
說是也惟以上文卽命曰爲天假寶龜以告之詞則與莽詰用今  
文義以卽命爲居攝踐阼日字爲述翟義之言皆不相合茲節取  
其義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宷武圖功。今文獻作儀

聞日宗室之僦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  
此宗室之僦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段玉裁說孟此注  
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  
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資北征頌云民儀響慕此用今文尙書民  
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賓北征頌云民儀響慕此用今文尙書民  
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錫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四

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經云今蠢今翼日五字難  
通據莽詰則今文尙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詰  
則今文尙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  
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救宷我人

我有大事休朕卜弁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莽詰云我有大事休予卜  
弁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且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師  
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旣從卜又弁吉是爲美也逋亾也播喪  
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今文邦作國。莽詰云爾國君或者  
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

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  
禍難既大庶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  
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  
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子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下文王

嗚呼作烏虜。莽詬云帝不違卜故子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

信義所犯誠動鰥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

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詬則今文尙書不違

卜之上無害字莽詬於尙書王宮宣王等字皆易王為帝字蓋以

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為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為天帝非

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子為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為義故字

即承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詬則

今文尙書肆子下疑多一為字

子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印自恤。今文造作遭

云子遭天役遺大解難於子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

以漢家役事遺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

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詬則今文從遺字絕句周

公自言為天所役使留遺也投艱今文訓為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靈

考圖功。今文邦作國。莽詬云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

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

用泉陵侯上書令其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尙書必以此為

周公設為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靈考之謀績也

莽云義彼謂義其人江聲

云義讀為儀儀度也非是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五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靈王興我小邦周靈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今文已作熙替作僭

邦作國惟卜用上無靈

王二字。莽詬云熙為我孺子之故子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

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

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

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

王裁說今文尙書作替讀為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

文尙書也古文尙書則作替僭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為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

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日格知天命

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靈王

惟卜用無靈王二字是今文靈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虜畏作威基作其。莽詬云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强大段玉裁說以大大訓丕丕以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卒卒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尙書作不丕其是也云莽詁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詁曰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今文丕作不。莽詁云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大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古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詁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丕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寧王字莽詁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鄭注以受命曰寧王指文王言於尙書全經爲合莽詁於此文以太皇太后代寧王則亦與以寧王爲文王者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天闕慙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今文作天慙勞我慙勞我成功所。莽詁云天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六

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慙祕闕古通用尙書斷無復用闕慙二字之理蓋今文尙書既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慙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慙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尙書無慙字勞非釋慙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慙勞孟康訓以慎勞是今文尙書作慙勞二字與古文或作闕或作慙止當爲一字者不同陳喬樞定今文尙書乃誤以段說古文爲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慙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尙書多一勞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寧王爲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寧王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闕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詁文攷釋詁本云慙慎也經旣以闕爲慙不當重出慙字據莽詁云天慙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慙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尙未誤也錢說與段少異義亦可通僞孔傳蓋卽襲用孟康語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今文忱作誥考作累。莽詁云肆予告

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誥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莽詁合江聲說淮南汎論訓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又

說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為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樞說師古注訓肆為陳與偽孔傳訓肆為故義異又訓累為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偽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尙書之說為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尙書作忱古忱諶通用錫瑞謹案莽誥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宇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為累異於古文耳

孫星衍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恐未可據  
**子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今文曷作害其作敢○莽誥云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為安王寧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為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為勝子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為優

**天亦惟用勤慤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畢作弼○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庶眾若有疾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七

昔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段玉裁說按上文弼作輔我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段又云今文尙書無茲字以古文考之則是今文本作天亦惟勤我民莽誥以勞字代勤也茲據莽誥兩處皆作勞義當畫一不必從段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蕃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

**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

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蕃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焚燎以成之父蕃耕其田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土為蕃一曰田一歲曰蕃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云不克堂桓注引尙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疑桓是桓謹今文構作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為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肯為克是也謂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誥用今文明作構魯峻碑云



承堂弗構蔡邕祖德頌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克不  
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桓伯嗜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  
據今文尙書作克構後漢書構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  
書則古文尙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  
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  
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  
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攷宜從蓋闕莽詰以祖宗代靈王字  
與鄭君訓靈王爲文王義合此莽詰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若兄宗適作長○莽詰云

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厥  
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  
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段玉裁說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  
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靈王大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  
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  
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語爲周公之言故其解  
蹠駁不可通王莽效之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  
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僞孔傳尤爲三公列侯大夫元士御事其  
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其  
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  
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尙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  
效也效湯武故莽用其說也王闔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  
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  
事案王  
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今文嗚呼作烏庫邦作國

庫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  
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  
定于漢國惟大艱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  
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  
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  
改易天之定命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  
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孫星衍說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云  
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卽孟諸明

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即明也故漢書以爽爲勉助以哲爲明也法者古作金與定相似故今文爲定鄰聲近遞說文遴行難也或作遴故誕鄰卽大難漢書以大逆訓之今文義也錫瑞謹案今文法作定與下今天降定義貫於義爲優莽以亦惟宗室之儻民之表儀代經亦惟十人與前以宗室之儻四百人前所云民儀有十夫與書爲泰誓疏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十亂不同大誥乃周公之言公在十亂中不應自稱亦以今文家說爲優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子易敢不終朕畝○今文稽作喬易作害○莽誥云子

承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喬夫子害敢不終子晦師古曰喬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事之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易其極卜敢弗于從○今文易作害敢弗

○莽誥云天亦惟休于祖宗子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江聲說言天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二 九

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子易爲究極之子卜哉以爾眾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錫瑞謹案今文作害敢不卜從江說近是師古用僞孔傳以往從訓卜從非也莽以祖宗代前寧入則今文家亦以寧王爲文王前寧人爲文王所用之人其有以爲安王室安人者莽誤解耳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弁吉肆朕誕以爾東征○今文指作旨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弁吉故子大以爾東征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弁吉乎言不可不從也錫瑞謹案師古訓旨爲美則經文作旨僞孔作指訓爲指意非是莽誥於寧人或代以祖宗或代以安人此直云寧人未知其義如何師古云祖宗又云安人其意重複失之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何以尊君卑臣強翰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弟故云誅弟攻劉向列女傳母儀篇趙岐孟子注高誘呂氏春秋開春篇注後漢書樊鄴傳張衡思立賦三國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傅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爲周公弟與白虎通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僞孔傳亦用今文說也漢武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樞乃云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管叔爲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莽詁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案大傳曰周

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尙書決之著龜卽此傳加之著龜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十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善化皮錫瑞

金滕第十三 周書四

金滕 大傳金滕列大誥之後葉蓂得曰伏生以金滕作於周公歿後故次大誥之下孫星衍說史記載周公卒後乃有暴風雷兩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以下必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滕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瘞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謂公也其秋大熟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啓金滕之書乃以屬于金滕耳錫瑞謹案大傳以雷雨開金滕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亳姑於金滕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錫

瑞謹案史公以為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為十三年即王訪箕子之歲也今文尙書作不豫論衡死偽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經與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禱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續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嘉鄧后益議曰遭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元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錫瑞謹案鄭以穆爲文王未知今文說同否偽孔訓戚爲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小爾雅多與僞孔說同蓋今必瘳故止二尤不可據鄭說稍近而小爾雅多與僞孔說同蓋今必瘳故止二公之下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爲又何以禱爲蓋公惟恐下而不吉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庶下無不吉故止二公而自以爲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贊幣告三王是非

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今文植作戴珪作圭。

史記魯世家曰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論衡死僞篇曰周  
改之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  
大元掇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圭載戴古通用也  
陳喬樞說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  
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冊。今文

惟爾元孫某邁厲虐疾作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  
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各諱  
日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各諱  
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孫星衍說某爲王發者發  
武王名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  
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邁厲爲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詰訓  
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說文云阻險也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  
本作淹疾史公易爲阻也淹久也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  
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也史公引書皆據今文孫云古  
文作王發非也鄭君以爲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王  
發今文爲  
得其實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二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今文丕作負某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白虎通曰天子  
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  
也段玉裁說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  
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彥徐廣說  
復乖異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  
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滕今文是有  
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  
說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孫  
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  
也鄭君以不子爲三王不愛子孫與白虎通說異陳喬樞謂鄭與  
白虎通誼同乃從  
今文家說非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巧元孫作王發若作如。史記曰

能事鬼神江聲說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巧古  
文巧俗讀巧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巧讀巧能故多材

藝也案江說是也論衡死僞篇引經與今本尙書同釋之曰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仲任習歐陽尙書其所引經與史公所引歐陽尙書異者乃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如植壁不作戴壁此後人改之之證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

畏嗚呼無隆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

爾之許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文定爾作定女祇畏作敬畏下無嗚呼二字寶命作葆命依歸上多所字今我下多其字珪作圭俟爾命上多以字。史記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女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是鄭本亦有所字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三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弁是吉

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下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又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也禱禱訟以對辭已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又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壇既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案今文尙書啟爲開周禮卜筮注引書曰開籥見書與史記合據論衡則今文作乃逢是吉史云遇吉用故訓孫星衍說史公以爲卽三王而下是大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今文無體字罔作無予小子作且。史記曰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錫瑞謹案君前臣名史公以此爲入賀武王之詞今文尙書作且是也史記無體字史公疑訓體爲幸毛詩氓體無咎言韓詩作履云幸也是體與履通義得訓幸蓋公見卜吉而喜曰幸也王其無害史公云入賀故不云幸

也解者必以君占  
體解體字恐非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子一人。史記曰維長終是圖茲道能

念子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江聲說史記云維長終是圖

茲道僞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僞孔傳

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案此疑亦王肅本其父明所

受揚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也茲道屬上爲何永作長故訓字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史文冊作策翼作翊

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論衡感類篇曰克殷二

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

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滕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錫瑞謹案仲任

所引今文說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翊日斯瘳是今文尙書作

翊日翊卽翌字

說文有翊無翌

武王既喪史記曰其後武王既崩白虎通崩薨篇曰喪者何謂也

喪者亾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亾不可復得見也不

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尙書曰武王既喪詩正

義引鄭注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明天命而非之錫

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爲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喪

證人死稱喪之義是請喪爲喪亾之喪非喪服之喪史公訓喪爲

崩蓋與白虎通義同羣叔流言當在武王初崩之時今文家說爲

是逸周書作雜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肆於岐周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邲及熊盈以畔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武王未葬以前初崩逾年事

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四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史記曰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周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攝行政當國管叔

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

子祿父傳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蔡疑周公傳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幼在襁褓

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叔作監叛也錫瑞謹案據大傳則

武庚祿父當是兩人論衡攸國篇曰隱疆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以武庚祿父爲

兩人正用伏生大傳之說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則以武庚祿父爲一八二名蓋班氏用夏侯說與仲任歐陽義不同其所言譏二名亦與公羊之義不合詩幽風破斧疏左定四年傳疏引大傳皆無立武庚三字乃後人不知武庚祿父爲二人而誤刪之當以邶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衛諸疏引爲正又案大傳史記言三監皆無霍叔漢書地理志云鄘今人表管叔蔡叔在第九等霍叔處在第四等是班氏不以霍叔在流言之列鄭注大傳云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不知三監本無霍叔若三人同罪不得獨赦之經云若茲監又云臣我監監卽周禮建牧立監之監武王使管蔡與武庚同監殷民非專監武庚其後三監滅而康叔爲監若專監武庚康叔又誰監耶又案大傳史記皆云成王在襁褓蒙恬傳曰成王初立未離襁褓淮南要略篇曰成王在襁褓之中後漢書桓郁傳寶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褓此皆今文家說然實形容已甚之辭據大傳史記之文成王當武王崩時亦非甚幼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王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天子太子十八曰孟侯周公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之年成王年已十八則武王崩時成王非襁褓可知也史記曰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遷政於成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五

王史記無避居之文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在強祿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歸之乃遽授之十歲孺子乎豈十歲孺子卽已長能聽政乎則武王崩時成王非強祿又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尙書說成王卽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于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洛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譙周五經然否論引古文尙書說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諸洛諸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六年成王已七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鄭君則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卽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



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漢書杜欽傳云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一證若在襁褓安得有獨見之明周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安知未敢訓詁曰周公又抗世子法於伯禽若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為實則古有三也而成王之無一可通然其誤亦有自來賈誼請豫教太子疏云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即位故云襁褓案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或又誤以嗣王之初歲為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曰周公乃告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為避然不以為避居東都陳喬樞云鄭君讀辟為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宣淮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二年救亂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為居東二年即是東征逸周書作維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據鞏賦志廢緘賦云緘父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傳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子為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為幽風毛傳以二子為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為得管蔡周公居東為東征也論衡成國篇云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此今文說以居東為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邈書載金縢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為古文說鄭以周居東在滕王禪後說與史公異者為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節說豈不怪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申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今文解斯得為盡得亦不同於鄭義以罪人為周公屬黨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六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命諱作訓。今文名作

史記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謂公。命諱作訓。今文名作

未敢謂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古通用成王未敢謂公命諱作訓。今文名作

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為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謂公命諱作訓。今文名作

鴟詩言網繆庸戶即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謂公命諱作訓。今文名作

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訃集韻曰信古作訃。今文名作

玉篇之訃即集韻之訃皆本說文斲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今文名作

也史記之訃乃詠字之誤蓋今文尚書作未敢。今文名作

信公與古文尚書作訃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今文名作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今文名作

邦作國。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今文名作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吾不。今文名作

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今文名作

大恐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今文名作

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今文名作

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今文名作

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今文名作

國人夫恐王與大夫開金賸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今文名作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七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所以明

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論衡感類篇曰金賸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

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

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

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未

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未

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賸之書見周公之功

也蔡星衍說此秋大熟已上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為周

云卒後秋未穫並言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

此是毫姑逸文成王所作與周公者蓋以天變祝告改葬之則所云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謂惟我小子其逆于國家應有

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錫瑞謹案蔡說近是段玉裁乃以今文為

荒謬謂豈有為詩貽王之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大事不書

周公薨而哭書其薨後之事不知史記載其事甚明王亦未敢謂

周公後尚有營洛遷政奔楚反歸作多士毋逸立政周官諸篇本  
有若干年大事始接以周公在豐病將沒之文段氏妄詆今文竝  
不一攷史記已則荒謬已極何反以古人為荒謬乎陳喬樞名治  
今文曲意阿鄭乃云伏生年老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  
之事不知兩漢諸儒從無避居之說雖論媯選之史記序次甚  
晰居東即是東征與大傳相合安得以為伏生脫去耶陳氏寧道  
伏生誤諱言鄭君非蒙所不解又案論衡引經雷電字誤當作雷  
兩邦人字誤當作國人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大傳亦誤作電作邦  
皆淺人據古文尚書改之也感類篇雷兩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  
引經當作雷兩甚明王仲任習今文故篇中引今文說辨駁二千  
餘言於古文  
家不置一辭

###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今文啟作開。史記曰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  
得周公所以為功代武王之書感類篇曰開置得書見公之功恢國  
順鼓篇曰成王開金滕之書感類篇之書感類篇曰開置得書見公之功恢國  
篇曰周成之開置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置反風之  
應皆作開獨斷言冕冠引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今文解弁字  
與古文同史公作朝服蓋今文家訓弁為皮弁與鄭注以弁為爵

###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八

弁稍異或據王莽傳子甚弁焉疑今文家以弁為弁急之弁其說  
甚鑿與史記不合未可信也異義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  
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滕之書  
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君所引古文說以開金滕即  
在武王崩之後一年與鄭說秋大蒸為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  
又異要皆非今文義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云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  
以金滕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為一也案陳說亦無據未敢信為今  
文死字疑是傳寫論衡之譌其下句云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  
威作感亦傳寫之誤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  
也

###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記曰二公及

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陳喬樞  
說據釋文則馬本古尚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尚書字史  
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為噫之代字釋各釋言語  
日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今文執事一作執士。後  
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  
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今文穆作繆

冲作幼迎上無親字○史記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  
下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子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帝  
乃震勵執書以泣亦以執書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  
篇曰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何以為周  
孝天所與也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  
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  
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尚書大傳又杜  
鄴傳曰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鄰亦當用今文師古引古文尚書王  
乃啟金縢之書梅而還周公非其義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  
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昔周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  
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  
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九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懷注引尚書大傳  
免傳奠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風懷注引尚書大傳  
何休公羊解詁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  
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  
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曰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  
變以彰聖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  
德不以天子禮葬故為雷雨以責成王皆與伏生史公今文義合  
惟感類篇引古文家蔡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放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  
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與論法謂公攝合亦而史記魯世家又載周公為成王禱疾其後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傳亦載其事  
漢書云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疑即指此而言然史公以周公奔  
楚在反政後又與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尚書中論及墨子越絕書  
之說皆異或公之禱疾本有兩事或即一事傳譎皆未可知史公  
若在網羅放失舊聞不拘一說王仲任許叔重皆明別之為古文  
若兩漢今文初無是說則不必深辨之也陳喬樞必欲合鄭說於  
今文輟鞫支離紊亂家法未敢附和今文說以此為周公薨後之

事則迎不得為迎周公孫星衍說迎之義亦為逆禹貢同為逆河  
禮致天  
禮書溝洫志皆為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  
窳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之德也錫瑞謹案今文說王出郊為郊祭因郊祭止天變遂賜魯

郊洪範五行傳白虎通公羊解詁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詔曰

成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尚書是其明證惟論

衡感類篇云開置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

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王仲任以出郊為觀變不以為郊祭

三家異說不同感類篇又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風雷

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則今文家解

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築

築也非是○一作天止雨論衡云天止雨反風今文尚書當作

止雨王引之說琴操說周金賸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三 十

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讒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  
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為霽故論衡以止雨代  
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  
天大雷雨則下文不得言天乃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據古文改之也錫瑞謹案王說今文不得言天乃霽也論衡明云  
文作天乃霽亦無塙證琴操云天霽雨不云天乃霽也論衡明云  
天止雨安見今文不即作止雨乎論衡順鼓篇云周成王之時天  
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賸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  
之功執書以泣遇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遇與止同義蓋仲任所  
據今文作止也琴操云周公誅管蔡之後有謗公司于王者成王大  
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  
說又與今  
文家略異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善化皮錫瑞

康誥第十四

周書五

康誥史記衛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和乃與武王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且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淇間故商墟周公且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亾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索隱曰康畿內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案索隱蓋用馬溫柔好樂曰康為圻內國名鄭注則康令民安樂曰康康之為號有此三誥皆與康叔之行相似故鄭君曰康為康史記言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是則當武王時康叔實未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一

有國及武王崩卽有流言之事周公出居東都既反而居攝臆輒說不鈴又有東征之事其時皆未皇封康叔也逮三監既誅而以其地封康叔則康叔始封卽當為衛國何嘗有康國乎康自是諡號鄭說誠是馬王儻孔皆非也錫誥謹案江說是也衛世家無從康徙封衛之文史記自序云牧殷餘民叔始封邑是叔始封邑於衛非始邑於康宋忠云畿內之康不知所在是其說本無徵故鄭不用馬義王肅好與鄭難乃舍鄭而從馬儻孔傳卽肅造而亦云地闕是為臆說無疑若姓書云康叔故城在潁川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此等書皆當僞孔盛行之後傳會地名以實其說豈可為據而後人信之者蓋以史記云康叔卒子康伯代立若是諡號不應父子同諡為康不知父子諡文見於禮未嘗不可公諡諡法周公所而父王諡文周公亦諡文見於禮語云周公之類曰此其塙證若父文王諡文周公亦諡文見於禮之諡加之周公乎今制由翰林出身者例諡文常有父子祖孫同諡文者何俗儒竝此不知也春秋時魯有文公是祖孫又同諡列國中祖孫同諡者尤多率為後人妄改諱周古史考改康伯為牟伯正疑同諡而妄改之譙周蓋亦以康叔為諡號也而改康伯為康伯與左傳世本史記皆不合史記周本紀康王之誥亦云作康誥與此康誥同文正以康字皆是諡號疑今文尙書康王之誥有但作康誥二字者故史公亦然論衡引康誥之文作康王之誥自

屬誤衍二字然亦當以二篇皆云康誥故致誤也必以康爲國名則康王之誥史公但云康誥豈亦是國名耶古今人表以衛康叔封與陳胡公滿竝列班氏當亦以康爲誥胡是誥號康亦誥號人亦第六等又有衛康叔注云封子若康叔因封康而稱康豈其子說以康爲誥之明證衛康猶云齊桓晉文若以康爲國名則衛康之封疆又豈可通耶康乃誥號而以之名篇者疑康叔生卽以康爲號沒因爲諡史公分別康誥酒誥梓材之義以務愛民屬之康誥則康當取愛民爲義康誥一篇云用康保民用康又民迪吉康乃心康字甚多疑康叔之康卽以此爲號如成王生號成王之也

惟三月哉生魄 ○今文魄作霸。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

月哉生霸此亦當同說文月部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書曰哉生霸魯古文霸魯爲古文則今文作霸。一作載生魄。漢書王莽傳作載生魄段借字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月三日則成魄推度災日月三日成魄八月成光援神契曰月三日而成魄三月而成時白虎通日月篇曰三日成魄八日成光揚子法言五百篇曰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今文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二

說皆以月初生明爲魄與許君古文說不異惟漢書律厯志引三統術曰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明生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此劉歆異說與古經傳不同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大傳曰周公將作

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也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業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孫星衍說云各攻位於其庭則今文以基爲基址與鄭說基爲基謀異矣

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

文男邦作任國。今文尙書男邦作任國史記禹貢文可證書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蓋一本無咸勤二字釋文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漢書王莽傳莽上奏太后曰尙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

公居攝稱王之文也大傳略說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之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美珍異山川之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鄭注云孟侯也十八嚮入大學爲成人博問庶事也又注尚書云依略說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錫瑞謹案白虎通朝聘篇曰朝禮奈何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于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觀禮經曰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尚書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于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禮記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鄭注古者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使世子郊迎賈公彥儀禮疏引書大傳太子出迎之文以爲此異代之制又引孝經鄭注天子使世子郊迎皆異代法非周制也唐冊太子文云盡謙恭于齒青審方俗于迎郊猶用大傳之文孔穎達正義乃云禮制無文義理駢曲不知一代之法賈公彥明云異代之制不得以周禮無文爲疑大傳毋佚篇曰高宗有親喪居廬三年然未嘗言國事而天下無背叛之心者何也及其爲太子之時盡以知天下人民之所好惡是以雖不言國事也知天下無背叛之心伏生言殷時有此制史記五帝本紀解四門穆穆云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集解引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三

之皆有美德也賓迎四方諸侯正太子迎侯之事蓋堯將禪舜先使舜居太子之職自唐虞至殷其制皆然封康叔在居攝四年未制周禮故循殷制呼成王爲孟侯其後周公制禮損益前代無復古書識其制耳正義又云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爲孟侯皆不見信不知周公攝政稱天子見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諸書荀子史記大傳說苑淮南論衡皆有居位踐阼之文此王若曰實屬居攝稱王土無二王公稱王則成王止可稱世子古者世子之稱繫於今君亦繫於先君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是君薨仍可稱世子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是古有代君攝位之事左氏傳曰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杜注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疏云太子者父在之稱公立而奉之杜注立爲太子帥國人奉之孔爲君仍處太子之位故也以此推之成王少未堪爲君猶之魯桓周公攝位猶之魯隱公可奉桓公爲太子周公何不可奉成王爲太子乎文王世子曰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周公奉成王爲世子之端證成王爲太子故曰孟侯孟訓迎句侯指諸侯乃周公使成王迎諸侯非周公以稱侯如孔疏所疑也王鳴盛據大戴記公子稱孟侯猶爲成王君漢靈帝皇子辯號史侯皇子協號董侯案王氏孫氏雖申伏義皆與伏義不符伏云孟侯謂迎諸侯非謂太子



為侯如王氏孫氏之說皆謂太子為侯顯與伏鄭之義相違又無  
以解孔疏之惑且史侯董侯乃亂世之事豈可以證古制哉漢書  
地理志曰周公封弟康叔號曰孟侯與其所撰白虎通引大傳義  
不合陳喬縱以為班固從祖伯從鄭寬中受小夏侯尚書蓋小夏  
侯說也然攷之史記康叔不得稱侯衛世家云封康叔為衛君不  
言何爵後有康伯考伯嗣伯庭伯靖伯貞伯皆稱伯至頃侯厚賂  
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其後始稱侯索隱引系本庭伯作摯伯貞  
伯作箕伯為異而稱伯則同是衛初封時乃伯爵非侯爵辯  
矯柏黜似麒麟然則班志必可據而伏生鄭君子為迎諸侯則封諸  
侯亦太子之所有事故公竝戒成王趙岐注孟子以康誥為周  
公戒成王及康叔封而作臺刑用今文說蓋今文之義如是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又曰子

夏曰昔者三王愨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  
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  
行之此之謂慎罰。一作克明明德不當以元克明德。荀子三論篇  
書曰克明明德謂王道貴宣明不當以元克明德使人疑荀子在  
挾書前其所引書可據大小戴記與大小夏侯尚書同出自夏侯  
始昌而大學引康誥曰克明德與大傳異者蓋大傳多俊字乃歐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四

陽異文段玉裁云俊字當是本作明淺人所改恐未可  
據蔡邕朱公叔鼎銘曰克明慎德合明德慎罰言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

今文威作畏

云文王祗畏造彼區夏王應麟藝文志攷證云漢人引祗祗畏畏  
顯民廣雅釋訓云祗祗畏畏敬也蓋今文尚書作畏蔡邕太尉橋  
公廟碑曰  
祗厥勳庸

**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

王大傳曰天之命文王非惇惇然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  
乃大命文王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  
四年伐畎夷五年伐者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論衡初稟篇曰康王  
驢辨之語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  
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  
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帝亦以冒字下屬王鳴盛說冒有  
上進意故曰冒聞讀如汎勝  
之農書云土長冒楸之冒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左宣六年傳

引周書曰殪戎殷杜注云殪盡也康誥言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錫瑞案揚雄兗州牧箴曰武果戎殷是今文說亦以戎殷為武王

事訓戎為兵杜氏之說不誤王鳴盛謂杜以文王事移屬武不足據信非也禮記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戎兵也衣讀如穀

聲之誤也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鄭本作壹與左氏傳作殪不同蓋今文作壹

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眾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之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尙書封康叔據平安

也鄭注居攝四年隆平已至與白虎通義合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

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史記曰必

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亾而務愛民孫星衍說賢人君子謂成人長者謂耆云務愛民謂保艾民云問其先殷所以興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五

亾即上所云紹聞衣德言也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荀子富國篇曰足國裕民而善藏其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富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康誥曰宏覆乎天若德裕

乃身不廢在王庭。歟。勉。隨。此。句。此。之。謂。也。楊。倞。注。宏。覆。如。天。又。順。于。德。是。乃。所。以。寬。裕。女。身。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桐廩乃身敬哉天畏棗忱。今文瘵作矜畏作

和帝紀永元八年詔曰朕寤寐桐矜章懷注云尙書曰桐矜乃身風俗通十反篇云書曰天威棗謙言天德輔誠也爾雅郭注文選

李善注引皆作威蔡邕鄉瑯琊王傳蔡公碑曰示以棗謙之威今文尙書祗祗畏畏作畏天威棗謙作威與古文尙書適相反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今文盡作悉。錫瑞謹案古

往悉乃心漢舊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曰往悉乃心今文尙書作三年丞相初拜策五鳳二年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

裕開賢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封燕齊廣陵王策皆曰悉爾心漢書董賢傳哀帝封董賢策曰往悉爾心漢故國三老袁良碑曰往悉

乃心蔡邕西鼎銘曰悉心在公宋公叔鼎銘曰悉心臣事文烈侯  
楊公碑曰悉心畢力三國志引英雄記袁紹遣使拜烏丸版文曰  
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皆用今文尙書

江段孫陳諸君皆不一引之未免失之目前矣

**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  
家立廣陵王策曰毋侗好佚作艾。史記三王世  
國艾民可不敬與褚少孫曰毋侗好佚無長好佚樂馳騁弋獵淫  
康。一作毋侗好逸。漢書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策曰毋侗好  
逸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師古曰桐音同桐輕脫之貌也陳喬樞  
說桐古通用字如倥侗亦作空桐是其驗已據褚少孫釋無侗  
好爲無長好則侗  
有長之訓諳矣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

弘。今文已作照。國語引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韋昭注  
怨不在大或大而不爲從亦不在小或禍難起小怨左昭八年  
傳曰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宏大也當於宏字  
絕句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祇服宏業已今文作照見大誥

**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六

文嗚呼作於戲。潛夫論引作於戲見下  
禮記大學引作新民緇衣引敬明乃罰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文非眚作匪省式作戒。潛夫論述赦篇云尙書康誥王曰於戲  
敬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乃惟終自作不典戒爾有厥罪小乃不  
可不殺言恐駭馭韞人有罪雖小然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  
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何則是本頑凶思惡而爲之者也後漢  
書陳忠傳忠上疏曰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匪終眚災作省哉辜作罪時乃作時亦。潛夫論又曰乃有大罪  
匪終乃惟省哉適爾既道極厥罪時亦不可殺言殺顯韞人雖有  
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  
報取韞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

周書曰乃大明服荀子富國篇曰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嚮雖引  
無朋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左僖二十三年傳

楊倞注曰懋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和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今本力作勅而作若宋本不誤江聲說觀左氏荀卿所引知時字不下屬

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孟子墨者夷之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

何謂也孟子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趙生曰以赤子無知故救之王鳴盛說康語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諠

乃始允合蓋此主用刑而言言民犯死如赤子無知觸陷於死地

吾保救之民自安治後漢帝紀詔曰儉以恤民政致康乂也

梁商傳商疏曰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

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以迄康乂薦皇甫規曰迄用康乂○今文

若保一作如保又一作艾○禮大學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

雖不中不遠矣鄭注曰養子者推心求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也

樊毅修華嶽碑云康艾室宇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

人○今文刑作刑○王引之說刑當作劓字形相似而誤也困九五劓刑度翻注曰割鼻曰劓斷足曰刑正與康語劓刑同義揚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雄廷尉箴曰有國者無云何謂是刑是劓即本於康語也鄭注康

誥曰臣從君坐之刑則字當作刑蓋德公二十八年左傳則鍼莊

子曰是臣從君坐之刑也呂刑則劓亦刑之譌說文駁字引書

曰別劓斃斃是許氏所見本正作劓也夏侯等今文尙書作臠古

宮臠臠語在制頭庶制案臠爲去膝蓋與刑同類故今文作臠古

文作別猶刑碎之刑今文作臠周官作別也若作劓字而訓斷耳

則與臠義不相當矣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據廷尉箴則子雲所據今文尙書正作別王鳴盛段玉裁陳喬樞說皆非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大傳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侯不同聽每君異

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荀子正名篇曰刑名從商爵各從周

楊倞注曰商之刑法未聞康語曰殷罰有倫言殷刑之允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

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日未

有遜事荀子致士篇云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旬女惟日未有

又宥坐篇云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子維

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家語始誅篇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

心惟曰未有慎事王肅注曰庸用也卽就也刑殺皆當以義勿用以就汝心之所安當謹自謂未有順事且陳道德以服之以無刑殺而後爲順段玉裁說據注文則引經慎字亦當同孫卿作順轉寫之誤也案王肅引經略同荀子其注則與僞孔傳合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今文已作照。荀子君子篇曰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爲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注曰與今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與王鳴盛說此以自作服罪解蓋殺人取貨惡之大者有誅無赦必服其罪苟義得之僞傳非也案荀子引書作凡人與下凡民罔不識作凡民不合人字蓋楊倂唐人避諱改之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譬不畏死罔弗慙

不識。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罔不畏死凡民罔弗慙作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趙注曰康誥尙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皆於也殺於人取於貨罔然不知畏死者讖殺也凡民無不得殺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八

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案臺卿治今文學者所據孟子本當同今文故與說文引周書曰敬不畏死凡民罔不慙異訓讖爲殺亦與說文作慈訓怨不同蓋今文說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

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

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左傳三十三年傳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又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後漢書肅宗紀鄭志趙商問引同僖三十三年傳後漢書楊彪傳謝弼傳三國崔季珪傳注引孔融曰潛夫論榮辱篇引同昭二十年傳蓋左氏櫟括經義漢人卽本左傳所謂不相及者謂不以父不慈罪其子不以子不祇罪其父兄弟亦然其義皆本經文非今文有此佚句也潛夫論述赦篇曰養穉穉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制刑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乃以威姦懲惡除民害也漢書宣帝紀風俗通皇靈

篇皆引書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連乃其速由四字孫星衍說速者釋言云微也微義同召由同說廣雅釋詁云罪也乃其自召罪說酒誥曰惟民自速辜多方曰乃惟爾自速辜語意正同或以乃其速由下屬文王作罰爲句不然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

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今文已作熙。孫星衍說漢書王尊傳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注晉灼曰歐陽尙書

有此造獄事也造獄者不循常法遇非常之事不得已而用之今或別爲傳播以陷有名之人同惡相引是可誅也歐陽造獄別無

可附疑今文說此條之義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

非德用又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懾荀子君道篇曰有治人無治法法不得獨立得其人則存故明主急得其人急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九

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故君子勞於索之而佚於使之書曰惟文王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說苑君道篇曰虞芮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未見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段玉裁說古擇澤釋釋通用一人以擇擇即擇也上文所謂身佚而國治也敬忌上文所謂急得其人也陳喬樞說案虞芮之君見文王云人民讓爲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爲公卿亦化而讓田是所謂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

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

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尙顯聞于天王

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今文無作怨

勿用非謀非彛作毋作怨毋侂德一作毋作棗德。史記三王世家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侂德徐廣曰侂一作非索隱曰蘇林曰非廢也本亦作肥肥敗也孔文祥曰非薄也漢書作棗德少孫曰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漢書武五子傳燕王旦策文曰毋作怨毋作棗德服虔曰棗薄也師古曰棗古匪字也匪非也段玉裁說毋侂德疑亦用康誥勿用非謀非彛蔽時忱丕則敏德等語今攷褚先生曰無侂德者勿使上背德也則肥侂棗非皆非正字其字正作非說文訓故之學皆有依據後人釋為薄釋為廢釋為敗者皆失之古飛字多作蜚易飛遞亦作肥遞皆同音通用陳喬縱說據漢書毋作棗德則知今文尚書勿用非謀非彛勿字亦當作毋字也

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左成十六年傳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四 十

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襄二十三年傳亦引此經禮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佑一家也戰國策卷二十四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史記三王世家齊王閔策曰惟命不于常

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父民王若曰往哉封勿

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錫瑞謹案周公居攝封康叔兩漢今古文無異義後人乃謂武

王時事又或用宋忠說以為由康徙封衛臆說無據既明辨之矣惟史記三王世家云康叔後并祿父之難後漢書蘇竟曉到羹書曰周公之善康叔不以從管蔡之亂也二說似有可疑或據以為康叔先封管蔡後亂之證今攷二說亦甚易解管蔡流言作亂之時京師亦必有從亂者惟康叔不從亂周公東征祿父康叔當有協贊之功故公深知其能使監殷民於衛是以漢羣臣言并祿父之難蘇竟云不從管蔡之亂也或又以云後并祿父之難以乎受封在先攷未央宮羣臣奏云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并祿父

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此蓋諸臣約舉其事未及分別其文據管  
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  
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  
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武王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  
叔且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  
載皆少未得封序次甚明是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有伯邑考在內  
史公云伯邑考既已前卒矣不云有後封國則伯邑考無後武王  
同母兄弟十人去其一矣而諸臣云武王周公之外其八人皆建  
爲大國不知八人中有一伯邑考無後並未封國則已失其實矣又  
據史記伯禽殄淮夷之亂與康叔扞祿父之難是同時事伯禽當  
時乃攝國事而未定封其定封爲攝七年又在封康叔之後康  
叔當武王時少未得封皆非未至成人而受爵命者諸臣意在早  
封王子援引古事或失其真不得以文害辭徒據一時疑似之文  
反違史公之明說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十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四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善化皮錫瑞

酒誥第十五 周書六

酒誥 史記自序曰申以商亂酒材是告錫瑞謹案據此則史公所云申告康叔乃以告康叔者書非一篇既有康誥又申之以酒誥梓材故曰申告或乃云武王封康叔於康時已作誥成王徙封於衛乃取武王封叔於康之誥以申之故史記云申告不知史公無是說也或又謂康誥作於武王酒誥梓材作於成王故三家與馬本作成王若曰不知史記周本紀曰次康誥酒誥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衛世家曰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是五篇皆作自周公乃一時所作此篇獨云成王若曰蓋舊史之文如是非別有異義也揚子法言問神篇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亾夫子雲蓋因酒誥與康誥同一序疑別有序而亾空之歎

王若曰 今文作成王若曰。書正義曰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釋文曰馬本作成王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一

若曰注云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諡段玉裁說按魯世家曰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告太公召公曰武王蚤終成王少誠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尚書大傳荀子堯問篇韓詩外傳卷三皆曰成王之叔父史記又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尙書大傳曰吾死必葬我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詳玩此等皆實生稱成王如湯生稱武王之比非屬史家誤筆三家之說固可信也錫瑞謹案藝文類聚引春秋元命包曰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且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亦以成王為生稱漢書韋元成傳曰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諡而已亦卽生號成王沒因為諡之說大傳云奄君號姑謂祿父曰成王尙幼矣今本多妄改為今王不知成王本生號也衛賈馬之本同三家而馬誥為俗儒不用其說僞孔本乃用馬說刪去成字詩周頌成王不敢康國語明云道成王之德乃成王在時所作毛鄭以為成是王事其說迂迴難通宋儒乃疑是祀成王詩今文廢而經義不明不得不歸咎於毛公馬鄭之崇尙古文者矣

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毳庶邦庶士 王念孫說

漢碑多用今文衡方碑鐫茂伐祕將來伐功也祕告也言刻石紀功以告來世廣韻曰祕告也酒誥曰厥誥庶邦庶士言誥告庶邦庶士也又曰女典聽朕愷言女常聽朕告也車騎將軍馮緄碑曰刊石表績以愷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尚書舊碑云刊石立表以愷後昆亦同此義廣韻之訓蓋本尚書舊注莽誥云天愷勞我成功所愷亦當訓告孟康訓慎失之

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論衡謹告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又語增篇云按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彝酒者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段玉裁說按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蓋周時通酒誥梓材為康誥也錫瑞謹案據此則三篇實同一篇韓非在焚書之前其說可據彼執酒誥成王若曰以康誥為武王作者其謬不待辨矣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大傳曰天子有事諸侯皆侍尊卑之義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五 二

實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宗子燕族人於堂宗婦燕族人於房序之以昭穆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嫌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出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意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注事謂祭祀。今文一作德將毋醉。論衡語增篇云世間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今文孝養二字作飲。白虎通商賈篇曰行日商止日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買之哉我待賈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飲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王鳴盛說據此是古商賈本不同今以牽車遠行之商乃不稱商而謂之賈者欲見雷養父母之義故也陳喬縱說爾雅釋言云肇敏也郭璞注引書肇牽車牛為證其義與孔傳異當亦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案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為

本爾雅漢注所用今文家尚書說也案今文以賈用二字連文為

義與詩賈用不售同  
孝養二字今文作欽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

上遊飲也此傳釋經羞耆之義陳喬樞說羞耆即養老之謂古者

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惟老成有德者始得用

酒以養爾庶士助君養老乃亦得醉酒而飽德故云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也江聲說逸旅酬也詩賓之初筵曰舉酬逸逸傳云逸

次敘也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怠在王家王曰封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

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大傳引酒誥王

曰封惟曰若圭

璧今無此句劉向以申古文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

簡一不知脫何文也豈若圭璧即在脫簡中乎陳壽祺說酒誥篇

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句之異文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錫瑞謹案禮檀弓

注皆以為紂父鄭注引易說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

王則鄭君不以帝乙為紂父先儒蓋賈馬等說也易緯乾鑿度云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謂湯也殷

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

可同名白虎通姓名篇曰易曰帝乙謂成湯書曰帝乙謂六代孫

也六代孫即六世王亦即元孫之孫緯書多同今文今文不以帝

乙為紂父也史記殷本紀曰湯子太丁太丁子太甲太甲子沃丁

沃丁弟子小甲小甲弟仲丁仲丁弟子帝乙立殷復興不數

兄弟相及則祖乙正湯之六世孫本紀又曰帝乙立殷益衰是帝

乙非令主書不應稱其人又與六世之說不合賈馬古文說非是

鄭同今文用

易說是也

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今文成王作成正

厥棐作厥職。中論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謹交篇曰自王公至於列士莫不成正畏相厥職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偉長所引當是今文尙書酒誥篇文江段孫陳皆未及引

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國伯。白虎通爵篇曰

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

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

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

伯子男也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也公正無私

之意也侯者侯也侯逆順也伯者白也子者孽也孽孽無已也男

者任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于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

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尙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

謂殷也盧文昭說白虎通引以證子男從伯之義似作字亦非衍

文錫瑞謹案周禮職方氏有侯甸男采衛之服則侯甸任衛周制

也今文說以為殷者蓋殷以前已有此各禹貢有甸侯任文雅

國之名惟無衛耳或卽以奮武衛為衛服歟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瀆于酒韓詩

說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鄭注飲酒齊色曰酒以酒字從面耳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

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

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史記殷本紀曰紂大

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論衡語增篇云

傳語曰紂沈湎於酒以糟為邸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

之飲亾其甲子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謂

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

之也而不言糟邸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亾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

實也傳書家欲惡紂故言增其實也高誘呂氏春秋注云飲酒合  
樂曰酣案紂作淫聲以悅婦人蓋飲酒亦作樂  
故史公云酒之失婦人是用紂之亂自此始也  
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白虎通京師篇夏  
周曰京師尙書曰率制夏邑謂桀也在商邑曰夏邑殷曰商邑  
謂殷也案據此則今文家以辜字上屬為句  
越殷國滅無權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

封子不惟若茲多謫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無作母

監作鑒。中論貴驗篇曰周書有言人毋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者可以知德案據此則今文作毋作鑒國語申

胥諫吳王曰王盍亦監於人毋監於水戰國策蔡澤澤說應侯曰監於水者見面之容監於人者知吉與凶史記載湯征日人視水見

形視民知治不

今惟殷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子惟曰汝劓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今文男作任。今文尙書男作任見上大戴禮記盛德篇曰內史太史左右

手也盧辨注曰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詩

父箋引書曰若壽圻父謂司馬也正義曰若壽圻父酒誥文也彼注云順壽萬民之圻父鄭本作順壽未知今文異同何如羣經音

辨引書薄韋蓑父蓋今古文同今本衛包改也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五 五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今文汝勿佚作女

無失。王應麟漢藝文志攷云漢人引此句作羣飲女無失

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今文作盡執拘獻。說文繫傳拘擄也

說拘作拘此如許君所言苛之字止句也而獻字不可通恐是齊語義字沙字儀字皆以獻爲之獻音在歌戈部拘獻合二字疊韻

成文蓋齊語如是蓋伏生今文尙書如是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

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涵于酒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善化皮錫瑞

梓材第十八 周書七

梓材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之康叔有駭色謂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子往觀之見喬實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梓二子復往觀之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曰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亦見說苑建本篇論衡謹告篇金履祥說梓材之書伏生大傳以為周公命伯禽之書今文當有周公曰而無封字鄒漢助說古文王曰封今文當是王曰子才也子古文或借也為之才又近土古文曰止木二字合為里字遂成康叔之名此古文說之疏也今文曰王曰子才者子謂伯禽為魯子也才蓋伯禽之名蓋取有材能則可禽獲醜虜也魏源說大傳以梓材為誥伯禽之書其今文之序亦當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伯禽作康誥酒誥梓材與古文序本不同矣祝鮀述此書不名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一

魯誥而名伯禽後世又名為梓材者伯禽代父之國父前子名故不敢曰魯誥伯禽以字行後又無謚魯人止稱曰魯公既不敢斥先君伯禽之名故別取書中梓材二字名篇也康叔於周公不選為父子康叔疑唐叔之誤兄弟之子猶子也故可稱父子引文得陰康氏之舞今誤作陶唐為證錫瑞謹案此皆鄉壁虛造之說非今文義也左氏傳云命以伯禽本不在尙書百篇中不可攷大傳言梓材之義似與經不相符然今古文違異甚多據論衡引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可證今三家尙書皆佚未可專據今本遂試大傳為謬史記於此篇不載其文而云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亦同大傳之義則今文說無梓材命伯禽之事金仁山說非是魏引申金說又謂今文之序當與古文序不同不知史記所載書序與馬鄭古文書序多異即今文之序也而史記亦以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屬康叔與馬鄭書序同又自序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自序用韻之交非後人所能改竄是今古文皆以梓材為誥康叔之書矣大傳雖以康叔伯禽並言實當以康叔為主若以周公於康叔不當云父子為疑則古者臣子一例尊者弟兄不得以其屬通封康叔在居攝四年周公方攝王故康叔與伯禽同在臣子之列論衡謹告篇曰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仲任用今文說康叔於周公可稱父子其義甚

明是梓材告康叔古經傳無異義無緣矣以唐叔易之而以梓材爲命伯禽也鄒以才爲伯禽名尤傳會無據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

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憚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

啟監厥亂爲民。今文作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論衡効力

也梓材曰疆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

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能學文有力之驗也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之乖異如此蓋彊戕音

同有宥音同啟開音同爲化音同率古讀如律與亂雙聲且古文

亂作擘與率相似而敗字則古有今無賢與監則形略相似漢舊

儀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策皆曰往悉乃心和裕開賢此用今文尙

書開賢字錫瑞案鄭注尙書大傳云也亦用今文開賢字

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亦用今文開賢字

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今文作至于縲寡至于

婦。大傳曰老而無妻

謂之縲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

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

故聖人在上君子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施此使無失職段玉裁說

此釋至于矜寡而推廣言之也蓋古文尙書作敬今文尙書作矜

而矜亦作縲呂刑古文哀敬折獄尙書大傳作哀矜漢書于定國

傳作哀縲正其比例說文曰媯婦人妊身也周書曰至于媯婦說

文蓋存壁中故書原文孔子國讀媯爲屬屬婦與敬寡儷句則爲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二

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速也速婦之名其微也小爾雅雖非孔緡之書其說必有所本蓋今文尙書作屬故孔讀媯爲屬崔子玉清河王誅曰惠於媯媯崔蓋見古文故書者媯卽寡也錫瑞謹案此與呂刑哀敬折獄皆當從今文作縲作矜此爲縲寡之縲亦可作矜彼爲矜憐之矜亦可作縲古縲矜通用爲孔本皆作敬或卽偽孔改之或古文以聲近假借要其義必非恭敬之敬也段過信偽孔本云屬婦與敬寡儷句失之又云孔子國讀媯爲屬今文說當如小爾雅其說尤謬崔子玉非習古文者未必見壁中故書其所據必是今文據崔所撰百官箴多同今文可證說文作媯與崔所引書合是今古文皆作媯廣雅曰媯亦文玉篇曰媯婦姪媯也廣韻曰媯姪媯是今古文皆同說文張稚讓亦習今文者而與崔子玉皆同說文之義則說文非必用壁中字也

小爾雅與僞孔傳同出王肅其解金滕未可以戚我先王卽比附僞孔之說足徵同出一手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僞云訓詁皆出小爾雅最爲卓見以段氏之精識豈不知孔傳小爾雅皆是僞書乃信小爾雅爲今文說僞孔本必是孔安國原本云孔子國讀嫻爲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嫻者豈許叔重崔子玉所據乃不如王子雍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子國讀嫻爲屬則說文訓爲姪身而引周書者當是假借嫻與屬非一字矣崔子玉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嫻嫻子玉豈不識文義者若嫻非姪身當讀爲屬而訓以聯屬屬豈可通乎亦慎甚矣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墍猶烟烟細澤貌也屋以草蓋曰茨茨次也草

爲之也陳喬樞說說文土部坵仰塗也玉篇土部墍塗也漢書揚雄傳曰獲人凶則匠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獲古之善塗

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師古曰墍卽今之仰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三

敦正義曰二文皆言敦卽古塗字是古文作敦墍茨敦丹墍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中論治學篇引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錫瑞謹

案偉長所引今文尙書也古文作敦亦作敦說文引周書曰惟其斲丹墍集韻引敦丹墍斲訓開與塗訓杜義近疑敦爲斲之譌今

所傳古文尙書乃改從今文作塗或疑中論作塗爲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非也又案上云稽田作室兩喻與大誥云若考作室厥

父蕃兩喻正同蓋皆周公之辭其說相合惟此以梓材作喻則大誥所未及篇各梓材其以是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王鳴盛說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而並戒成王之詞與康誥敘首相爲起

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錫瑞謹案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誥篇首呼成王爲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瑯詒康誥篇首

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是總告諸侯之詞蓋封康叔時侯甸任國采衛諸侯皆在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周公

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傲而戒成王之意卽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於時尙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孔廣



小爾雅與僞孔傳同出王肅其解金賸未可以戚我先王即比附僞孔之說足徵同出一手皆不可據朱子疑孔傳之僞云訓詁皆出小爾雅最爲卓見以段氏之精識豈不知孔傳小爾雅皆是皆書乃信小爾雅爲今文說僞孔本必是孔安國原本云孔子國讀嫺爲屬一似今古文皆不作嫺者豈許叔重崔子玉所據乃不如此子雍之可信乎且如其說孔子國讀嫺爲屬則說文訓爲姪身而引周書者當是假借嫺與屬非一字矣崔子玉何以用經義云惠於嫺嫺子玉豈不識文義者若嫺非姪身當讀爲屬而訓以聯屬屬逮試易其文曰惠於屬屬豈可通乎亦慎甚矣

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爲厥疆畷若作家

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釋名釋宮室曰塗杜也杜塞孔穴也暨猶

爲之也陳喬樞說說文土部瓶仰塗也玉篇土部壘仰塗也漢書揚雄傳曰獲人必則匠石輟斤而不敢斲服虔注曰獲今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汗師古曰壘即今之仰泥也說文作涂墍釋名作塗墍皆據三家今文尙書也古文尙書作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三

敷正義曰二文皆言敷即古塗字是古文作敷墍茨敷丹墍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墍中論治學篇引書曰若作梓材

案偉長所引今文尙書也古文作敷亦作敷說文引周書曰惟其敷丹墍集韻引敷丹墍敷訓閉與塗訓杜義近疑敷爲敷之譌今所傳古文尙書乃改從今文作塗或疑中論作塗爲後人用今本尙書改之非也又案上云稽田作室兩喻與大誥云若考作室厥父蕃兩喻正同蓋皆周公之辭其說相合惟此以梓材作喻則大誥所未及篇各梓材其以是與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王鳴盛說自此以下乃周公因誥康叔

結實三篇之大收束也錫瑞謹案以此爲周公戒成王則康誥篇

首呼成王爲孟侯於此又呼爲王首尾兩歧似非誥誥康誥篇首王若曰鄭注云總告諸侯此以下當是總告諸侯之詞蓋封康叔時侯甸任國采衛諸侯皆在故云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今王周公自謂所謂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公若以此自傲而戒成王之意即在其中若以王屬成王則成王於時尙爲太子未得稱王也孔廣

森以曰無胥戕以下爲康叔  
戒王之詞與今文義不合

皇天既付中國民

今文付作附。王應麟藝文志  
攷曰漢人引皇天既附中國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

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王子孫孫永保民

今文已作熙  
趙岐注孟子

云梓材曰欲至於萬年又曰王子孫孫永保民案臺卿用今文說  
以康誥爲周公戒成王康叔封此所引經亦與古文尙書無異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四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六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 技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善化皮錫瑞

召誥第十七 周書八

召誥 大傳曰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史記周  
 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天下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  
 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誥卜洛誥魯  
 世家曰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召公先之  
 維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維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周禮疏  
 引鄭注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正  
 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王鳴盛說鄭以此篇為居  
 攝五年事者伏生大傳云周公居攝五年營成周召誥正是營成  
 周事故鄭以為居攝五年是本諸伏生也史記魯世家作七年劉  
 歆三統厯以召誥洛誥為一年內事洛誥是七年致政時事故亦  
 以召誥為七年皆不如伏生為可信孫星衍說史公以營洛邑作  
 召誥為在七年反政之時者據經文云王朝步自周下文云周公  
 朝至于洛周公至是不稱王經文又云錫周公曰又有旦曰故知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一

在反政之後也此蓋孔安國古文說大傳以為在攝政五年者今  
 文異說也鄭從大傳錫瑞謹案鄭從大傳以為召誥在五年洛誥  
 在七年史公劉歆以作召誥洛誥皆在七年以經攷之當以史記  
 與劉歆之說為合然大傳之說亦自不誤大傳云四年建侯衛五  
 年營成周封康叔在四年而康誥篇首已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  
 于東國維者蓋三監既平遷都之民於洛邑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皆一時之事故建侯衛營成周於四五年連言之其謀也營  
 亦謀也公於四五年定其謀七年乃成其事而作召誥洛誥營洛  
 大事非一時所能辦大傳言其始史記要其終兩說可互相明本  
 無違異伏生云五年營成周不云五年作召誥與洛誥文勢  
 相接不得以為相隔五年鄭君過作分析之文王從鄭駁史記固  
 說而非伏生之意伏生初無五年作召誥之文王從鄭駁史記固  
 非孫從史公駁大傳亦非也史記本紀以為復政乃營洛世家以  
 為營洛乃復政據大傳營成周在致政之前當以世家之說為正  
 蓋洛邑未成制作未  
 定公必不遽復政也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

○今文惟作維越作粵。漢書律厯志  
 曰三統厯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

且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庚  
 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粵若

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皆作粵師  
古曰今文尙書之辭是今文作粵也釋名釋天曰望月滿之名月  
大十六日小十五日  
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史記集解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  
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卽土中易都大事故

告文王武王廟鄭元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  
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卽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父恭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六日乙未王朝步自  
周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注太保召公先周公視洛邑也

王裁說按洛惟太當作維維大錫瑞謹案宅疑亦當作度今文尙  
書宅爲度史記漢石經可證漢人引三家尙書三家詩宅皆爲度  
逸周書有度邑篇言營洛之事詩靈臺篇云經之營之毛傳經度  
之也箋云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是度與營義同大傳云營  
成周是其義當爲度此云宅疑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如洛惟太  
當作維維  
大之比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二

孟康曰朏月出也。今文一作維丙午蠡。王應麟藝文志攷漢  
儒引經異字維丙午蠡段玉裁說此蓋惟丙午朏之異文今文尙  
書也。惟作維朏作蠡從月出蠡與出雙聲方言蠡作也。廣雅載  
出也。疑漢書本作丙午蠡。孟康注有古文蠡爲朏之語。或刪改  
之。錫瑞謹案三家尙書異文不同。漢儒所引自屬今文。未必卽出  
漢書也。王伯厚不云出漢書。漢志又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  
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則漢志自作朏。非後人改之。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

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今文越作粵洛  
作維。大傳曰於

是四方諸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書作維解曰。乃作大邑  
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  
于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  
堂。此攻位之事。七十里。本作七百里。今從江聲。王鳴盛攷定。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今文翼作翌洛  
作維。達作通。反  
玉裁說達觀如今俗語云。通看一遍。達通也。今  
文尙書達作通。石經顧命。史漢禹貢。可證也。



駁異義亦用今文之說王肅好與鄭異乃以社稷爲勾龍柱棄而  
聖證論馬昭已駁之僞孔傳同肅義此僞孔傳出於肅之一證論  
衡祭意篇曰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亦同今文  
之說而又引左傳禮記勾龍柱棄之文並云傳或曰炎帝作火死  
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是漢人異說有以禹爲社者漢  
平帝元始五年用王莽議於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  
稷配食官稷淮南子曰禹勞力天下死而爲社要皆不若今文之  
義痛也續漢祭祀志注引鄧義難社土神云再特于郊牛糶雅細  
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所以用三牲者立社  
位祀勾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  
義以牛二爲后稷配與王商等議不合以用三牲爲立社祀勾龍  
乃古文義仲長統荅鄧義難以爲社祭土神用今文說作雜解曰  
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壘以  
黃土與白虎通義合獨斷曰天子社稷二壇方廣五丈社稷二神  
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  
地廣博不可徧覆故封社稷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

**殷丕作**○今文越作粵男邦作任國○今文尙書男邦作任國見  
禹貢酒誥漢書王莽傳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四

書臨賦管築越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眾竝集平作二  
甸大功畢成師古曰平作謂不促遽也平字或作丕亦大也王  
念孫說用雜誥文也隸書丕字或  
作丕與平字相近因譌而爲平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後漢書宋意傳曰昔  
周公懷聖人之德有

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又何啟傳奏記宋由曰明  
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元圭周公束帛  
書正義引鄭注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  
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  
以其命賜周公所賜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陳喬樞說鄭君此  
注是用今文家說攷何休公羊傳注云半圭曰璋喬樞說鄭君藏  
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何休亦用今文家說故以白璋與寶玉  
大弓爲成王特賜周公與鄭君同也錫瑞謹案陳說非也公羊傳  
曰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蓋公羊以寶玉大弓爲三物璋判白玉  
也弓繡質大弓也龜青純寶也禮記禮器曰天子以龜爲寶樂記  
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是龜青純稱寶之明證此三物皆周  
所以封魯公者非所以錫周公左氏定四年傳祝鮀曰分魯公以  
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封父龜名繁弱弓名封父之  
繁弱之當訓與若皇父之二子之義謂封父龜與繁弱弓也禮記

明堂位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  
戎器也是封魯公有大璜封父龜大弓與祝純說同公羊傳不言  
璜而言璋其說稍異何氏解詁曰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璋璜言  
五玉盡亾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劭公以圭璧璋  
璜璋爲五玉與白虎通以珪璧琮璋璜爲五瑞說同辯輿又以當  
時爲五玉盡亾則魯之分器若夏后氏之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  
而言璋者以郊天之物故特舉之然則公羊與左傳禮記本無不  
合公羊亦非謂魯之寶玉大弓內無璜也鄭注禮記誤以封父爲  
國名故不知左氏傳之封父繁弱卽公羊傳之弓繡質龜青純遂  
疑寶玉大弓非封魯之分器既非封魯之分器則當是特賜周公  
此致誤之所由來也然鄭云蓋則亦以無明文爲疑辭陳氏曲意  
阿鄭乃援何劭公以佐其說然何劭公之說具在何嘗以爲成王  
特賜周公乎何傲六世祖比干學尙書於晁錯則傲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詩思齊鄭箋引書曰越乃御事無自

字自蓋  
衍文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據論衡引下文作於戲例之今文嗚呼當作於戲以大誥例之曷字

當作害害其奈何四字重複或疑當無奈何二字陳喬縱說據北海相景君碑故民吳仲山碑童子逢盛碑已皆作奈則奈字出今

文尙書  
可知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

厥命厥終智藏瘝在爾雅鰥病也郭注引書曰智藏鰥在今作瘝俗字當作鰥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今文嗚呼作於戲壽者考老。漢書孔光傳太后詔曰俊又大臣惟國之

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考  
老師古曰言不遺老成之人也

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今文嗚呼作於戲○說

文言部誠和也周書曰不能誠于小民石部暑磨也周書曰畏于民暑讀與巖同據說文引書丕上無其字異上不連顧字當上屬為句今文

或亦當同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史記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白虎通京師篇曰王者京師必擇土中

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闢為惡易以闢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尙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漢書地理志曰昔周公營洛邑以為在於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婁敬傳曰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亾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新序善謀篇引同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新書屬遠篇曰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六

也說苑至公篇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下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為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論衡難歲篇曰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為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雜則土之中也此皆今文說以土中為道里均兼有懼慎易亾之意也仲任以為九州之內五千里與歐陽說同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

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足利古本介作途段玉裁

說按孔傳凡介皆訓大不應此獨訓近疑本作途而論介字之誤也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殷今文監作鑿。後漢書崔駰傳駰獻書戒竇憲曰書曰鑿于有殷可不慎哉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

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今文嗚呼作於戲○論

衡率性篇曰人性有善惡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

禁防令漸於善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

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

惡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子其謂絲也

孫星衍說案云十五子者學記云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注

云未發情慾未生謂年十五時白虎通辟雍篇曰古者所以年十

五入大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

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案十五爲太子入學之年

故王氏以釋經若生子謂若養子教之初生謂情欲初生也王乃

初服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者疑竝上今王嗣受厥命變其詞非

經文異字錫瑞謹案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故仲任以十五

爲生子之時周公攝王抗世子法於伯禽蓋奉成王爲太子故召

公舉太子入學之年以爲戒不以生子爲

嬰孩之時者以自貽哲命非嬰孩所能也

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七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

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潛夫論正列篇曰人君身修正賞罰

而增厥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上下勤

恤則國治民安民安則天悅而受永命今文義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今文友民

漢律歷志曰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蓋今文尙

書作有民如敬誓友邦史記作有國不作朋友解也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善化皮錫瑞

洛誥第十八 周書九

洛誥。今文作雒誥。大傳見於諸書稱引者皆作洛誥。史記漢人改之。石經多士篇洛字作雒。

周公拜手稽首

白虎通姓名篇曰。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尙書曰。周公拜手。稽首。段玉裁說。按白虎通此條殘闕。名當作各。當云。殷所以先稽首。後拜手。何周所以先拜手。後稽首。何各順其文質也。蓋殷之禮拜。先稽首。後拜手。其喪手。後稽首。其喪拜。則稽顙。而後拜手。

曰朕復子明辟

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言。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攝政。贊者所稱。成王加元服。周公則致政。書曰。朕復子明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故言我復子明君也。俞樾說。漢儒亦以復爲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一

逆復之復。平時周公稱王命。專行無須復命。至是成王已長。周公將歸政。退從臣禮。故須復命也。蓋復命。成王卽是明。已將歸政。而初非以歸政爲復。子明辟也。錫瑞謹案。漢羣臣引逸書之奏。必出於劉歆。漢書律厯志引劉歆三統厯。後二歲。復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凡以事紀歲。必屬當時大事。則羣臣奏所云。必指復政。成王不專指。營維復命一節。且以復爲復命。於此文。猶可通。而王莽傳又曰。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又策命孺子曰。昔周公攝政。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追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後漢書桓帝紀。順烈梁后歸政。詔曰。遠覽復子明辟之義。李賢注云。復還也。子謂成王也。辟君也。謂周公攝政已久。故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魏志注引魏王丕令曰。公旦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然復不得曲徇宋人謬說。反易漢儒古義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膺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文選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注引弗敢不案下文皆云不敢以作不爲長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

洛食我又卜瀝水東亦惟洛食

漢書王莽傳莽下書曰予乃卜波水之北鄆池之南惟玉食予又卜

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師古曰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孫星衍說洪範云惟辟玉食則知食為玉食此土也師古注玉為玉兆非是

佂來以圖及獻卜

漢書劉向傳引書曰佂來以圖孟康曰佂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了指圖乃了也

段玉裁說按佂字疑本作平轉寫俗加人旁羣經音辨曰平使也人作也書平來以圖錫瑞案古文作平子政引今文或作佂也今文不盡同於古文不得以說文所無之字疑之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白虎通京師篇云聖人承天而制作尙書

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佂來來視予卜休恆吉

今文佂作辨視作示。王應麟說文志攷漢人引經異字辨來來示予卜休恆吉錫瑞謹案佂平一字平辨一聲之轉平與辨蓋古今文之異以堯典平秩今文作辨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二

秩平章今文作辨章例之作辨者當是今文尙書鄭注云佂來來者使二人也未知今文義同否

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

今文王肇下有修字新邑上無于字。白虎通禮樂篇曰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

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饑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代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必復更制者示不冀也書正義引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節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卽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說與今文義合

咸秩無文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師古曰秩序也舊無禮文者皆以秩序而祭之翟方進傳曰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祫咸秩無文注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風俗通山澤篇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或子或男大小爲差尙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次秩之無有文也王引之說文當讀爲紊紊亂也盤庚曰

有條而不紊釋文紊徐音文是紊與文古同音故借文爲紊咸秩無紊者謂自上帝以至羣神無紊統上天地郊宗五時廟祧言之非謂諸廢祀也孟說非風俗通無有文也亦當作無有紊也謂所祀者公侯伯子男大小之差不紊也案王說攷之漢書風俗通皆合魏封孔羨碑秩羣祀于無文漢人今文義當如是陳喬樞以無文爲從殷之質非也

子齊百工倅從王子周子惟曰庶有事今王卽命日記功宗釋文日記

上音越一音入實反陸氏不載石經同異未可據爲今文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今

文教工作學功。大傳曰書曰乃汝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樂一統天下悉以奉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侯康說按此篇上言祀于新邑咸秩無文以功作元祀下言女其敬識百辟享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三

序宗將禮稱秩元祀則謂諸侯奉祭祀而效功與前後義合又後案云康詁云侯甸男邦采衛播民和見士于周效功正此時情事然則實勝古文教百工之說矣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延上封事曰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李賢注云尙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往段玉裁說較今本多慎字足利古本同此疑妄增也揚雄尙書箴曰書稱其朋用雜誥與爰延說同錫瑞謹案李注引書多慎字於義爲長據爰延說爲慎所與今文尙書當有慎字三國魏志何晏奏曰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又蔣濟傳濟上疏曰周公輔政慎於其朋皆有慎字

無若火始燄燄日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矣師古曰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之則至熾盛矣侯康說按庸燄聲相近左傳文十八年閻職史記齊

世家作庸職說苑復恩篇作庸織閻古讀如燄小雅豔妻煽方處漢書谷永傳對策作閻妻是也

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羹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  
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汝  
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今文已

作熙曰不享上無惟字。鹽鐵論散不足篇云書曰享多儀儀不  
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前漢書郊  
祀志谷永說上曰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言祭  
享之道惟以潔誠若多其容儀儀不及物惟曰不爲神所享也又  
谷永傳永對曰絕卻不享之義義古儀字蓋引此經師古曰卻退  
也享當也言所爲不善不當天心也一日天不祐之不歡享其祀  
也後一說與郊祀志義同趙岐孟子注曰享多儀謂享見之禮多  
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案孟子與鹽鐵  
論引經皆無惟字疑本無之谷永引有惟字或併下文凡民惟曰  
不享引之耳據孟子與桓寬引經則亦不專以享爲享祀書正義  
引鄭注曰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所謂貢篚  
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解與趙岐合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享其爽侮乃惟孺子頌

說文放分也周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四

書曰乃惟孺子微疑今古文同書正義引鄭注曰成王之才周  
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與說文合當於頌字絕句

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汝乃是不夔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

大傳曰大夫士七十

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褻鋤已藏祈樂已入歲  
事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始入小學見小節踐小義十八入大學  
見大節踐大義焉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老平明坐  
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朋友不相踰軀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  
提攜出入皆如之書正義引此傳而釋之曰是教農人以義也以  
爲其明農哉之證孫星衍說此大學小學造士之法周公致仕則  
爲上老稱父師故欲明農錫瑞菴案孫說過泥大傳所云父師少  
師乃大夫士之事非周公所當爲也周禮鄉老二鄉公一人蓋以  
三公退老者爲之屬大司徒掌教農人之事周公致政當爲鄉老  
故曰明農大傳所云乃推廣言之耳公卽致  
政豈得歸鄉里坐門塾爲大夫士之事哉

彼裕我民無遠用戾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之德字和恒下有

大傳曰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擄弁者為文纍竈者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之中纍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馨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仍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教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廬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鄭注辟法也擄弁或作振非當言拊帚杙者繫牲者也模繡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祿文章之範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此周所因於殷九州諸侯之數玉音金聲言宏殺之調也與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俛讀曰播播然變動貌子成王也執鼎俎刀匕卑踐者尚然而况尊貴者乎漢書王莽傳曰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蓋諸侯千八百矣陳喬樞說周公治定制禮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而王莽傳仍言宗文王者蓋公雖已制禮於時未用侯成王即政而後始行之觀此經下文王曰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五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謂四方雖進於治而尙未定宗祀之禮也篇末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乃是改殷禮而行周禮周尙赤故用駢牛此與召誥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牛不言駢者文異然則祖文王而宗武王在成王即政後舉行此禮益明矣錫瑞謹案陳說與大傳易犧牲之義合爾雅揚訓續祖文宗武是繼續文武之德烈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奉對天命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將何以奉答天意對亦作答蓋三家文異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漢東觀書章帝議增修羣祀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大傳曰孔子曰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鄭注聖言太祖段玉裁說凡今文尙書例用旁字凡古文尙書例用方字古文尙書勤施于四方方作穆穆尙書大傳勤施四旁旁作穆穆今本大傳勤施四方方淺人依古文尙書改也揚雄劇秦美新旁作穆穆此用今文尙書也李善注劇秦已引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似擅改者不始於衛包也然安知善注非系淺人

所改耶錫瑞謹案段說非也四方者方面之方自應作方旁作者  
旁溥之旁自應作旁非可以古文作方今文作旁例之謂一皆作  
方一皆作旁也且四方字屢見經傳無有作四旁者豈皆古文無  
今文亦豈皆後人改之耶段改旁作爲方作以爲古文失之專輒  
茲未敢依其說改四方爲四旁以爲今文也蔡邕東鼎銘曰勤施  
八方旁作穆穆伯喈用今文者是今文旁字分別甚晰又楊公  
碑曰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大戴禮公冠篇同陳喬  
辭云此三句古有是語而成王以之  
贊美周公謂公德如日月之照臨也

**送衡不迷**。今文迺作御。魏志文帝紀裴注引延康元年詔曰  
御衡不迷今文於迷字絕句案此或以舜在旋機玉衡  
烈風雷雨不迷比之  
公之攝猶舜之攝也

**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愆祀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

**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錫瑞謹案命公後卽下文王命周  
公後王爲公立後而留公自輔也

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  
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六

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易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何休解詁曰拜謂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尙書曰用命賞于祖  
是也父子俱拜者明以周公之功封魯公也生以魯國供養周公  
如周公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加曰者成王始授其茅土之辭禮  
記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  
功故半天子也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  
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趣鄉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  
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說苑敬慎篇曰昔成王封周  
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魯後漢書申屠剛傳剛對策  
曰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東觀記曰昔  
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  
寵不加其後此皆今文之義而其說不同蓋兩義皆有之公聽伯  
禽就國一則使天下一心乎周二則不使伯禽更襲其尊寵也宋  
人乃以命公後爲命公留後治雜史記云周公在豐病將沒是公  
沒於豐漢書杜欽傳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皆不言公留後  
治雜且留後乃唐宋以後官號三代無此官名毛奇齡已辨之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誣**

**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  
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大戴禮千乘篇云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又保傅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輔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漢書谷永傳承對曰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舉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下引此經是四輔即虞之四鄰故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也王莽為漢設四輔官自為太傅幹四輔之事孔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皆授四輔之職漢策莽曰四輔之職三公之任而公幹之蓋用今文之說莽為太傅自此周公孔光為太師比太公王舜為太保比召公甄豐比史佚也後漢書桓郁傳寶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己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今文無作毋哉作我○漢書元后傳王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七

鳳乞骸骨上報鳳曰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師古曰言公必須留京師毋得遠去而令我因杜欽傳欽說王鳳曰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書稱公無困我續漢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曰章帝賜東平憲王蒼書曰宜勿隱思有所承公無困我逸周書祭公解王曰公無困我哉我下

有哉字僞孔本用哉刪我文義不完

我惟無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詩正義引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鄭注堯典

亦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稱周之明堂也錫瑞謹案鄭以文祖即是明堂本尙書帝命驗緯書雖與今文義合然可以解堯典之文祖不可以解雜誥之文祖唐虞曰文祖周曰明堂公不應近舍周名而遠陳古制祖文宗武雖在明堂然以此文經義論之與明堂無涉此云文祖下云烈考武王則文祖即是文王似不必牽引明堂文祖之解此處今文說無可攷恐不同於鄭義也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今本尙書作弘

朕恭莊寶琛說朕當作訓說文人部云佚古文以為訓字尙書當是本作佚後改作朕字耳作雒本武王之意見逸周書故曰宏訓



共也錫瑞謹案大傳云以揚武王之大訓莊說與今文義合當於  
宏俟絕句共字屬下讀共奉也共孺子來相宅謂奉孺子來相宅  
也段玉裁云偽孔釋恭  
爲奉則恭本是共字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日其自時中父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子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詩正義引鄭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

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案鄭以文祖爲明堂陳喬樞以爲今文說恐未可據說見前

俾來毖殷乃命寧詩正義引鄭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

謂武王也蓋營維邑擗殷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慎

教殷民者乃受命於武王也陳喬樞謂江說於諠爲長攷史記周

本紀稱武王謂周公曰自維濟延於伊洛居易毋異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倉有河粵管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

維邑而後去是營維實武王之意周公乃受命於武王而

爲之此今文尙書說也逸周書度邑解與周本紀所載同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八

予以秬鬯二卣日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

王正義引鄭注曰禋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

帝太皞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維邑案鄭

注與僞孔說異未

知與今文合否

惠篤敘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敘萬

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

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今文冊作策。漢書律曆志曰是歲十

王在新邑烝祭歲命作策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又曰成

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錫瑞謹案班志

所引乃劉歆三統術劉以烝祭歲命作策爲一時之事在攝政七

年十二月戊辰晦伯禽於十二月晦始受策則是年不得就國故

俾侯于魯在成王元年劉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者乃麻家推

朔之文又云伯禽侯魯者乃舉是年大事以紀歲之法故云伯禽

俾侯于魯之歲非以元年正月己巳朔爲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日

也鄭君誤會劉旨以命伯禽卽爲元年正月朔日之事故以烝祭

上屬云歲文王辟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  
周公也茲以經文攷之經云戊辰有日無月在十月二日有文無  
年於未結之日惟七年則當爲七年十二月戊辰日無疑古人後  
法多倒裝故先日次月又次年王命周公後四句文法一氣命後  
作策文已見前然封周公乃大事故又復舉其文云王命周公後  
作策逸誥在十有二月謂命後作策在十二月之戊辰日也而十  
二月爲七年之十二月故又總結之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七年據此文足知此篇以上皆周公居攝時事以下則周公致政  
後事故下多士篇首即變其文云周公告商王士人王若曰異於前  
之周公稱王此古史之文所以簡而明也若以今人文法例之則  
當以十有二月列戊辰之上而以七年冠於篇首然尚書二十九  
篇惟洪範金縢篇首冠以年而年月日不悉具則古史書事與今  
人異十有二月惟七年其爲倒裝文法無疑矣鄭以烝祭與歲分  
爲兩時兩事作策既屬元年正月下文何以云王命周公後作策  
逸告在十有二月惟七年也即以十有二月封周公一事橫亘於中  
言之然年月日文氣隔絕而以次年正月封周公一事既不連在  
首尾決裂且作策命後已見於前而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在  
十有二月言之無故復舉其文毫無意義古史書事當不若是在  
拙如鄭說非將經文顛倒移易其義萬不可通凡解經當論其是  
非不可徒爭門戶江聲王鳴盛陳喬樞皆曲通鄭說然以經文案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八

九

之無一通者釋文云王在新邑馬孔絕句是馬同劉歆說今文義  
當如是僞孔以烝祭與告文武爲一事其說較鄭爲優而以烝祭  
歲爲十二月之明月與漢志不合則亦失之

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禘也言人事至於神也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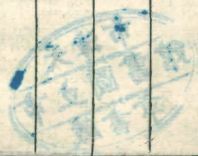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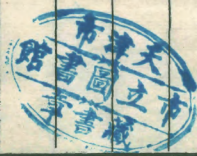
又曰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至也人事至於神也  
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錫瑞謹案此經今文義  
無攷據大傳虞傳曰尙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此言禹受舜禘舜  
爲賓客而禹爲主人上考舜受堯禘唐爲虞賓之故事也受終在  
文祖文祖卽周之明堂中有一大室故曰有兄弟相後之攝王律以  
兄終弟及之義本可卽真逸周書武王有兄弟相後之攝王律以  
而復致政成王其義同於禘讓故用禘讓之禮公居賓位成王爲  
主人王賓卽屬周公受終在明堂故云王入大室禘正與尙考大  
室之義唐爲虞賓義同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

年。今文冊作策。大傳曰七年致政禮記明堂位周書明堂解  
史記魯世家漢書律曆志韓非子說難淮南齊俗訓皆云周公

居攝七年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曰周  
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曰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  
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鄭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  
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錫瑞謹案文王得赤雀  
見於尚書中候我應武王俯取白魚見於中候合符后春秋璇璣  
鈴大傳五行傳史記周本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  
說畧同論衡初稟篇曰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文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  
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  
也仲任所引乃今文家博士之說雖仲任不取其義然烏命武王  
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注據緯書故同今文說  
也尚書中候擯洛戒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  
年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  
作樂而治鸞鳳見莫莢生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八



平輒效于與王太平制禮  
也尚書中候鄭注曰昔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說苑尊賢篇曰周  
公攝天子位七年漢書王莽傳曰昔周公奉繼體之嗣據上公之  
尊然猶七年制度乃定鄭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  
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錫瑞謹案文王得赤雀  
見於尚書中候我應武王俯取白魚見於中候合符后春秋璇璣  
鈴大傳五行傳史記周本紀漢書董仲舒終軍傳王逸楚辭注其  
說畧同論衡初稟篇曰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鳥儒者論之  
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鳥則武王文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  
魚鳥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用雀與  
也仲任所引乃今文家博士之說雖仲任不取其義然烏命武王  
文家說與鄭說同緯書多同今文之義鄭注據緯書故同今文說  
也尚書中候擯洛戒曰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踐阼卽攝七  
年歸政于成王太平制禮  
作樂而治鸞鳳見莫莢生

受業 龍鍾伊校  
袁宗濂

